

嘉善记忆

嘉善二中迁校易名,已二十多年了。想当年,1971年秋,嘉善二中开始招收高中新生,我正巧嘉善一中初中毕业,因年龄小,上山下乡不够格,幸运地跨进了二中的大门,开启了我少年时最难以忘怀的求学之旅。

嘉善二中历史悠久,创办于1926年,是嘉善县第一所中学,时名“嘉善县立初级中学”,校址在现马路口思贤商场。首任校长是胡蒙子先生,西塘人,1899年中秀才,1906年为嘉兴知府选送上海师范学堂学习,毕业后就读南京政法学校。1915年在金山县创办金山师范讲习所,任所长。曾任浙江省第二中学学监、上海浦东中学学监,任教江苏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等。1926年,胡蒙子先生回乡,那时,嘉善境内无初中,学生高小毕业只能前往嘉兴、松江、苏州、上海等地求学,额外的经济负担让许多优秀学子止步于小学毕业。见状,胡蒙子先生立志要帮家乡创办一所初级中学,与当时的县政府竭力争取,四处奔波,在社会各界鼎力相助下,嘉善县立初级中学于1926年9月20日正式开学,当时共3个班,120名学生。1955年5月17日,胡蒙子先生病逝于杭州。胡蒙子先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母校师生铭记于心。

我进入嘉善二中念高中时,二中已历经45个春秋,校名几度更迭,先后改名嘉善县第一初级中学、嘉兴县第十三中学、嘉善县魏塘中学、东方红中学,1971年正式定名“嘉善县第二中学”,简称“二中”。校址同样屡经迁徙,抗战爆发后,县立初级中学校舍被日军飞机炸毁;抗战期间,先后在西塘、陶庄、天凝办学;抗战胜利后,学校迁返县城田家弄;1949年后,由田家弄迁至东门外大胜寺,1950年春,搬至卖鱼桥西文庙。

上世纪70年代初,嘉善二中是一所完全中学,校园规模全

县数一数二。一进学校大门,三幢大楼坐北朝南,呈品字型排列,中为办公大楼,东、西为教学大楼。青砖外墙坚固古朴,褐红门窗整洁典雅,洋瓦盖顶,时代色彩鲜明。办公大楼为二层楼,居南开南、北大门,底层为办公室,二楼东为大会议室、西为办公室。办公大楼南大门前道路与学校大门笔直贯通,道路两旁有几棵老圆柏,树干苍老挺拔,枝叶翠绿茂盛,为文庙遗址古树,后来只剩两棵,据考证都有500多年树龄。现在只剩一棵老圆柏屹立在校园内。

西教学楼为两层楼,楼梯居中,东、西侧各有两间大教室,整幢教学楼共8间大教室。二中首届高中只招两个班,共115名新生,分别在二楼西侧两间教室内上课,高一(1)班靠楼梯,西隔壁是高一(2)班,我是高一(2)班新生。那时,校领导看重新招的高中班,将学校里最好、最安静的教室供我们使用。全是杉木地板,教室大而高爽,南北窗户明亮,50多名学生不觉拥挤。教学楼北面是小竹园、公厕和绿树。当时,高中为二年制,加上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多读半年,我们自1971年9月进校,至1974年1月毕业,整整5个学期在那里度过。

那时,我们两个高中班配备的师资全校最强:教语文的张云炎老师、教数学的罗志澄老师、教物理的金晓钟老师、教化学的李永明老师、教英语的朱佩秋老师,清一色科班出身,教学经验丰富且师德好。罗志澄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既教数学又教做人,使我受益终身。当时来自嘉善一中的同学,连最基础的有理数运算也一窍不通,勾股定理也未听说过,入学后数学摸底考试几乎都是零分。罗老师毅然将晚自习修改为上课,每晚一节初中数学,雷打不动。白天上高中数学,晚上教初中数学,持续一个

学期。罗老师上课充满激情,嗓音宏亮,讲解易懂,板书清晰。罗老师谆谆教诲,我的学习成绩日趋见好,至毕业时数学成绩达优良,后参加高考,竟考上了中师数学专业。

每周班会课上,罗老师总是潜移默化地鼓励学生追求上进、遵纪守法,做个诚实的高中生。罗老师对全班每位学生了如指掌,严格时犹如严父,宽容时如同慈母。有一次,班上有三名男同学出于好奇,躲在一起抽烟。罗老师知道后,随即召开班会,与全班学生面对面分析问题,说清利弊。罗老师未点名批评,但切切实实教育了全班学生。此后,我们班再也没有发生类似事情。高二第二学期,影剧院放映朝鲜新片《永生的战士》,我的票是周日下午,而我班下周一要 go 农村学农,我被安排在食堂帮厨,周日下午要先行出发。在周六下午的年级行前会上,我无精打采,为无法观看《永生的战士》满肚子不惬意。罗老师似乎知道我的心思,行前会结束后,他悄悄地把我叫到一旁,将一张电影票塞到我手里,我一看,是当天晚上的票。罗老师真的洞察秋毫,对学生无微不至。

我念高中时,二中还有零星文庙建筑。学校大礼堂由明伦堂改建,坐北朝南,柱子粗而高,椽子方而宽,靠西建有舞台,十分宽敞,逢下雨天,我们在这里上体育课。

大礼堂南面正对学校办公大楼,东侧为原文庙日新斋、肄雅斋,改建为音乐教室和体育课器具储藏室。办公大楼北大门与礼堂大门有石板小道相连,道两旁种了桂花树。金秋十月,桂花盛开,满院飘香,那时在音乐教室里上课,十分享受。音乐课老师是位年轻美貌的女老师,眼睛闪闪发亮,嗓音圆润,琴声优美。窗外的清香微微袭来,歌声与花香融合,令人陶醉。

大礼堂西侧为时习斋、养正斋,为学校图书室,我曾经是学校图书室课室管理员。图书室有相通的两间房,靠东侧临窗好多只落地大书橱“一”字摆放,橱内放满各类书籍。

大礼堂北面是大操场,设有400米标准跑道,为当时全县中小学最大的田径运动场。上午两节正课后,全体师生从各教室和办公室一起涌向大操场做课间操。大操场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宏亮的进行曲,各班动作迅速,有序整队,男女同学各排一路纵队,班主任和任课老师跟排其后。领操老师走上司令台,高音喇叭响起广播体操乐曲。记得乔卫伟老师领操最帅气,他从体院毕业,身材魁梧、腰背笔挺,动作标准潇洒。

嘉善二中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各班每周均有两节劳动课。原嘉善陆军操场东侧的大片蔬菜地全归二中所有,是全校师生的劳动实践基地。劳动课均安排在下午,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同学们扛着劳动工具,雄赳赳气昂昂,走出校门,跨过市河桥,前往基地劳动。我班几块固定菜地种的多是生长期较长、管理省力的农作物,有白萝卜、大白菜、卷心菜、冬瓜、毛豆等,播种、浇水、施肥、除草、收割,全由同学包干,所有劳动果实归学校食堂,改善住校师生伙食。我班有好多来自农村的同学,干庄稼活全是好手。城镇同学也不甘落后,虚心好学,从不偷懒。有一次种白萝卜,我向农村同学阿福请教,能否种个特大萝卜,他说,多施点肥就可以。于是,我俩挑选了两根茎粗叶茂的大萝卜,拔除四周小萝卜,腾出生长空间,还在旁边挖了几个坑,浇满浓浓有机肥,再用泥土覆盖,果然奏效,萝卜长势好、个头大。到初冬收获时,这两根白萝卜在萝卜地里高高挺立,又粗又大,独占鳌头。

说一说咱“王联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朱金华 整理

嘉善县天王(当时将“凝”简写为“壬”,下文仍写作“凝”)革命大联合指挥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1967年底成立。它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但没有派性的压缩,没有派别的争斗,没有造反的意念,而是继承了祖辈的文艺传统,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高尚精神,坚信共产主义信念,宣传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凝联指宣传队”成立后,经过两个多月的整编与排练,在1968年3月开始宣传活动。当时仅在街头和会议厅开展小规模宣传,节目只有独唱、合唱、简单表演等。经过不断提高和发展,当年6月,“凝联指宣传队”成为县内闻名的文艺组织,各乡镇邀请演出的介绍信厚厚一叠,有本县的各地乡镇大队,也有嘉兴市油车港、南汇、栖真、池湾、千金寺等地,到后来安排演出要轮一个多月。

“凝联指宣传队”的队员们均是多面手,每个队员都会几种乐器,能兼管锣鼓,表演上唱跳无所不能,编排队形,动作人人参与。

沈炳华是“凝联指宣传队”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他的领导下,全体队员团结和谐,宣传



队茁壮成长;朱兴中是队里大部分队友的老师,教大家识谱,他主攻手风琴,演奏优美动听,还为新出台的《最高指示》神速谱曲,保证及时演出节目;费禹庭是队里公认的台柱,能文能武,演出开场的几个旋子非他莫属,还能根据歌曲临场发挥,对节目的演绎令人叫绝;马骏骅,多才多艺,无论是灯光、布景、音响,还是队旗、袖章都是他的杰作,还自购扬琴,自学演奏……26位队员中有教师、医生、工人、农民等,还有待业人员和知青。大家白天工作劳动,晚上演出排练,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尤其是插队地点较远的知青,早上去生产队上工,傍晚收工跑步回队参加排练,虽说辛苦,但无人喊苦叫怨。当时经济条件差,大家不计报酬,反而自己出资购置乐器、道具及用品,还自己动

手制作部分道具。演出时来不及吃饭仍坚持执行“三大纪律”,不吃不拿,送来的东西全数退回,不能退的照额付钱或粮票。

队里大部分是妙龄少女和英俊少年,歌德说过:“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在排练、演出的日日夜夜里,少男少女彼此了解、彼此关爱、彼此倾情,在这个小天地里,把物质抛到一边,把爱情升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队中结出了五对“并蒂莲”,我和徐琪瑛就是其中一对。

1968年11月5日晚,“凝联指宣传队”应县政府(当时称县革会)邀请在全县社镇机关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上演出。开场是费禹庭在舞台上挥舞队旗,在“急急风”的锣鼓声中,翻着虎跳、旋子,然后一亮相:“看,我们‘凝联指宣传队’来了!”这时,队员们在手风琴为主的伴奏声中,一边高唱队歌《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边高举《毛主席语录》,精神抖擞地穿过观众席走上舞台,会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演出中,有宏壮的序曲《东方

红》、激情奔放的《毛主席像章挂胸前》、热情洋溢的《军民鱼水情》、优美动听的《唱歌献哈达》、悲壮感人的《不忘阶级苦》、字正腔圆的三弦弹唱《蝶恋花》和扣人心弦的二胡独奏。在演出《不忘阶级苦》时,台下更是响起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合唱声,台上台下连声呼应,经久不息。因受到全县乡镇干部的好评,还留演三天。可惜所有活动、演出没有留下一张剧照。

1969年7月,“凝联指宣传队”随着人员的分流而消逝了。随着岁月的辗转,队员们各奔东西,有的去了上海、杭州、嘉兴、温州、深圳,更多的留在了嘉善,其中留在天凝故土の有6人。大家分别在铁路、房地产、工厂、银行、学校、商店、机关等就业。如今均已步入老年,也有人发挥余热,参加公益志愿活动和相关文艺小分队继续宣传演出。

2008年3月16日,“凝联指宣传队”原班人马返回天凝故里,留下了以天凝市河、圆通桥为背景,按1968年11月5日拍集体照时的位次,再次留下了“忆恋凝联四十载,天凝老家再相聚”的集体照。

脚下扔泥巴,吓得我们到处躲藏,作鸟兽散。桥北东面不远处是嘉善造纸厂的原料堆放场,用铁丝网围着。冬天,家住牛场弄(现钱家汇路往东过亭桥路一带)附近的几个小伙伴想方设法钻进去,在底下有通风洞的大草垛之间捉迷藏。

后来,读高中时去三官塘桥南的城南大队农忙劳动。这时人长高了,也少了些许纯真,不再觉得桥高大,也失去了敬畏之情。人间沧桑五十载,三官塘桥仍保存完整,像一位长者见证了时代变迁和嘉善城乡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桥有关的生活也深深刻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

嘉善新韵

嘉善宣卷

寻找“零号病人”

■陈志平

(唱)说是阳春三月天,气温骤降还觉寒。只因新冠病毒狂反扑,嘉禾大地战火重又燃。(表)这里是禾兴市抗疫指挥中心,现在是2022年4月3日凌晨2点,中心室内依然灯火通明,工作人员依旧忙忙碌碌。通过一段时间来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市各县(市、区)捷报频传。

(附白)金平市报告,全市经过连续三天全员核酸检测全部阴性,社会面动态清零。(附白)银善县三区全部解除封、管、防管理。(附白)梧桐市动态清零。(附白)市本级动态清零。……

(表)值班指挥长长长舒了一口气,刚刚准备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发麻的双脚,舒展一下僵硬的身躯。

“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白)我是市抗疫中心指挥部值班室。

(附)我是潮乡市抗疫指挥部值班室,我市发现新冠病毒传播,轨迹断断续续,已有不同地点发现阳性感染者,我们已经组织力量开展布防查控,特向市指挥部报告。

(合唱)一声报告如惊雷,疫情反复又重来。按照预案不慌乱,立即行动起来快快!

(表)我这里嘴一张、书并行。现在是4月3号凌晨4点30分,这里是潮乡市抗疫指挥中心。书记、市长早已闻风而至坐镇指挥,条线专业人员各就各位。从大数据分析的流调溯源,确定这是一个从高风险地区乘坐高铁在1号下午来到禾城的。他在高铁南站下车后,广场遛遛,小吃店坐坐,最后进入车站一个卫生间,之后突然轨迹消失。2号上午,这个头戴窝兜帽穿着白色外套的神秘人又突然出现在潮乡市的一个小镇上,下午又行走在离潮乡市不远的梧桐市的一个小镇的小路上,而且专往人多的地方东看看,西望望。到了晚上轨迹又一次消失。随之而来的是两个毗邻小镇先后出现了阳性感染者3名,病理分析显示,这些阳性感染者的病毒高度同源!

(白)多地发现的阳性感染者极有可能来自同一个传染源!

(表)指挥部通过多方论证,确定这个头戴窝兜帽穿着白色外套神秘的“旅行者”就是潮乡市、梧桐市新冠病毒“零号病人”!(唱)顷刻间,查找“零号病人”隐匿者,提上禾市抗疫工作第一位。时间就是生命,分分秒秒不容来懈怠!细细排查不留隙,封、管、防三区立即建起来。

(表)可是,时间过了两天,“零号病人”还是音信全无。他的轨迹时有时无,行踪捉摸不定。但是原来早已清零的城镇乡村,不断出现阳性感染者。眼见得“零号病人”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大,危害性越来越严重,急需追踪小组的成员个个满嘴热疮。现在已是凌晨3点,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的组员早已疲惫不堪,小组长、退伍军人李大诚让大家先就地打个盹,自己却是翻来覆去、覆去翻来,没有一丝睡意。(唱)夜深沉,冷风紧,

几天来,寻找零号无踪影。为什么轨迹时有时又无?为什么频频出现新病人?眼见疫区在扩大,乡亲恐慌不安宁。“零号病人”在哪里?为什么他要如此恶毒害众生?他能坐高铁打的士,决计不是穷苦人。为什么,为什么?大诚他,无意间拿起手机找原因。(白)对,一定是他在手机上面动脑筋!

(表)李大诚想到这里,一骨碌跳了起来,拨通了指挥部的电话,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领导。指挥部认为大诚的分析有道理,立即启动24小时对“零号病人”轨迹信息进行监视跟踪,同时把全市监控摄像头对“零号病人”捕捉到的影像资料筛选处理后在全市电视台反复播放,发动群众密切关注这个病毒传播者的行踪,发起对“零号病人”的围追堵截。很快,各地不断传来“零号病人”的行动轨迹。

(附白)报告,许村发现轨迹。(附白)梧桐市屠甸发现“零号”活动轨迹。

(附白)潮乡市峡石发现“零号”轨迹。

(合白)顷刻间,一张大网正在向“零号病人”罩来。

(表)回过头,我再来说说那个神秘的“零号病人”。此时的他,正躺在梧桐市屠甸镇的一块偏僻田野的小树林里,为自己的精彩演技得意洋洋。

(板)本人姓姜名蜈蚣,与子牙太公不同宗。只因好吃又懒做,乞讨为生两手空。

(唱)几年前来到禾兴地,见这里处处富裕我眼红。梦想一夜成富翁,又谁知初试牛刀就失风。监狱蹲了两年半,年前才放我出樊笼。没料到新冠病毒染上我,东躲西藏日难过。想没办法上高铁,拔脚直奔杭嘉湖。念念不忘失风地,能偷则偷能溜则溜实在不能我身上的病毒也要给你洒一

路!

(咕)手机关了一天,现在夜深人静,让我打开玩玩游

戏。(表)这个坏蛋万万没有想到,千百双警惕的眼睛早已将他的地理方位锁定。李大诚的追踪小组成员穿戴整齐,借着夜色悄悄包围了病毒传播者。只听见大诚大喊一声:“不许动!”说时迟那时快,四个人八条粗壮有力的手早把“零号病人”死死按在地上。“呜呜呜呜”,警车、救护车随后就到。一场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寻找“零号病人”的战斗告一段落。姜蜈蚣因违反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规定,无视生命,恶意传播新冠病毒,涉嫌妨碍传染病防治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这正是——

(唱)抗疫故事千万个,万花丛中一点红。任你病毒再变异,哪怕毒计脑挖空。举国上下心一条,雨过定能现彩虹。

故地寻踪

瓶山街南侧龙鼎御园小区内河边有一座单孔石拱桥,名为三官塘桥,始建于明万历二年(1574),复建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桥不高,才5米多,也不宽,约30米。它安逸地卧在河面上,河水潺潺流淌,桥旁杨柳依依,在两岸高大楼宇之间显得有点渺小。

在我少年时,感觉三官塘桥很高,横跨在河上,桥下河面也宽,水很清澈,时有鱼儿出没。购农用物资的,售公粮的,载人的,长途运输的各种船只穿梭不停,船过桥洞时激起不少漩涡。当时的三官塘桥是连接城乡的一条主要通道,北面是县城,南面是广袤的农田,附近农民过桥进城购物、就医、售卖自

留地上的蔬菜和自养的家禽等。

小学四五年级时,每到麦收或晚稻收割季节,老师会带着我们排着队穿过居民小区的小路,跨过三官塘桥,到凤桐公社城南大队参加农业辅助劳动。活不多,主要是摘蚕豆角,搬运麦子、油菜秆等。劳动休息时,同学们打打闹闹,中午吃饭时在竹园里靠着竹子休息,微风吹过竹子“唰唰”作响,很是惬意。过桥时老师再三嘱咐要小心,要走中间,每次从桥上过我都不敢分心,很少往桥下看。

我姨婆家就在桥南。姨婆是个勤劳的人,除了在生产队劳动,还在自留地种植蔬菜,培育种子和秧苗。她经常挑着满满一担种子、

秧苗和少部分蔬菜,迈着吃力的步子通过三官塘桥前往城东“马路口”(中山路与车站路交会处),在靠西北的路旁摆摊。她卖的种子、秧苗质量好,长年累月都在那里交易,信誉好,因此生意不错。

我就读的南门小学离三官塘桥不远,那时放学回家作业不多,同班同学约上去上桥北土坡,我们在坡上相互追逐嬉闹,用潮湿的泥巴“平仗”。那里还有附近居民零星种植的庄稼,初春,麦苗已有小腿高,油菜正要抽蕊。虽然乍暖还寒,我们玩得兴致勃勃,全不顾忌脚下的庄稼。突然,只听一声吼叫,一大人站在坡高处,骂骂咧咧地指责我们糟蹋了庄稼,还朝我们

■老 吴